

廣東歌 - 詞 - 文

作者: 枯目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吳哥窟

我剛睜開眼，就看見他在整理自己的衣服，為離開作準備。

「可不可以再留多一會兒」我嘗試挽留著他。

「不行，我要回去吃晚飯，要在八點前回到。」他繼續整理，一眼也沒有看過我。

「陪我多五分鐘，跟她說隧道塞車總可以吧」我為他編了一個藉口，一個連自己也不能說服的藉口，

「你明知答案的。」他從銀包中拿出了一張紙幣放在床上。

「這裏是房租錢，我走了。」就這樣，他就離開了。

他是我中學的中文老師、班主任。在中學生涯中，我一直暗戀著他，但沒有與任何人分享我對他的感情，因為我知道這是一種禁忌的感覺。我決定把感情埋藏在心中的最深處，甚至直到最後我也沒有向他表白。當我和朋友在畢業旅行時，才意識到我終於離開中學、一切有關他的事也再沒有然後了。我們在旅遊熱點參觀時，我暗自發誓要把他從我的生命中抹走。

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們在同學會中再一次相遇，明明我已經下定決心把他忘記。但當我再一次看見他的面容時，表面平靜的我心中再一次泛起了漣漪。

我的中學同學辦了一個同學聚會，這個聚會也邀請了他。當天我到場時才知道他也在場，突如其來的重遇讓我不知道應該在他面前擺什麼表情。聚會上他主動向我攀談，和他聊天的過程中，我才知道我一直都放不下他。在同學聚會之後，我向主辦的同學要了他的電話，此後我就找了一個藉口開始和他短訊。

跟他發生第一次的經歷並沒有什麼值得描述，就是我約他喝酒，假扮喝醉讓他送我歸家，最後就在我家中發生了關係。唯一令我思考的是，到底他是真的認為我喝醉了，還是知道我假扮喝醉，然後配合著我，與我合演一場自欺欺人的戲。發生關係之後，我們繼續合演著這一場戲。

「這次應該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。」他一邊整理衣服，平靜地說出我不想面對的一句話。

「為什麼？我們不是一直都相處得很好嗎？我們也隱藏得很好，難道她發現了？還是她已經懷了你的孩子？」

「你明知這段關係不會長久，就趁所有事情還未轉壞之前，好來好往的完結這段關係吧。」

「是否我做了什麼激怒了你？還是你開始厭倦我？我會改的，我可以遷就你，只要你肯和我繼續保持這段關係，我可以 - 」失去理性的我嘗試用各種方法挽回這段關係。

「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，我們以後也不要再聯絡了。」他打斷了我的說話。在他面前怎樣挽回、求情也是沒有用的，他就是如此理性。他從他的銀包中拿出幾張紙幣放在床上。

「這裏是房租錢，我走了。」就這樣，他就離開了房間了，也從此離開了我的世界。

我回想起自己在畢業旅行時暗中發的誓，嘗試再一次把他從我的生命中抹走。然而我腦海中只有他跟我分享的一首詩，一首他最喜愛的詩。

「花非花，霧非霧。

夜半來，天明去。

來如春夢不多時，

去似朝雲無覓處。」

幾年後，一個沒有活躍很久群組傳來一個訊息，

「

全男6C班

班長：班主任他幫他的兒子辦了百日宴，還叫我邀請你們參加。有興趣的話就在這裏報名吧，方便我跟他講我們的人數。

」

吳哥窟

主唱：吳雨霏

作詞：林若寧

作曲：陳珀

Hey Mary

兩年前，我毅然決定裸辭，用自己一直儲下來的積蓄去達成我的夢想 - 環遊世界。我一直也很嚮往在世界各地街頭演唱，香港這個地方對街頭表演者不太友善，不論是觀眾抑或是場地。在環遊世界，到處街頭演唱的過程中，我遇上了她。

半年前，我到達了一個瑞士的小鎮，寧靜、心曠神怡是這個小鎮的代名詞。鎮中心有一座噴水池，這座噴水池正是一個街頭演唱的絕佳位置，所以我一來到這個地方時就決定這一個星期也在這裏演唱。有途人駐足、聆聽我的歌聲時，我總會特別留意，他們對我表現的投入令我感覺與他們一起享受當下那一刻。

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，有一個女孩每天也來捧場。我一看就知道她並不是當地的居民，因為她有著一副亞洲人的面孔。我好幾次與她的視線對上時，感覺到她的瞳孔帶著一點平靜，凝望著她時會被她看穿我的靈魂。在最後一天，在我唱完「Hey Jude」之後，她終於與我交談。在她開口之後，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。

「你的英文讀音不太準確，但我很喜歡你的演唱...」

之後我已經聽不到她在說什麼，因為我被她迷倒了。他鄉遇故知，我和她有著很多共同話題。街頭表現之後，我冒著被她誤會的風險，邀請她到我的旅館繼續談天，她想也沒想就一口答應。

這一夜我們促膝長談，我知道她叫Mary，而她來這裏的原因是在工作假期，我告訴她我之所以會冒昧邀請她，是因為我明天中午就要離開了，難得在異地遇到香港人，就希望互相交流。我們一直聊天直到凌晨一點才告別。

第二天，我慢慢走向火車站，一邊回味昨晚的談天，我和她相談之間的投契，有著談不完的話題，想到這一生也不會遇上她了。在我剛入火車站的閘後，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影子。

「為甚...你為什麼在這裡？」

「我在等你出現。」她帶著微笑跟我說，我嘗試掩飾我臉上興奮的表情。

「你的工作呢？你不是在工作假期嗎？」

「在和你談天後，我想和你一起街頭演唱、一起環遊世界、一起經歷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可沒有任何未來的計劃。」

「那就讓我和你一起計劃吧。」

我們一起踏上火車，踏上未知的路途。

我們現在身處意大利，一座噴水池前，我演唱完一首歌後，她在我耳邊說

「可以唱那一首歌給我聽嗎？」

說罷，我就唱起「Hey Jude」。

Hey Mary

作詞: 陳詠謙

作曲: 側田

編曲: 謝國維

監製: 謝國維

一人之境

終於鼓起了勇氣說要離開，讓人盡興派對始終不太適合我。回想起當初在慶功宴的討論上，有人提議了去卡拉OK，我還對這餐飯抱著不太差的感覺，結果在K房待了一會兒，才知道我這種人不是屬於這種地方。

同事們像早已預演的演員，在K房中做著自己的事。有人站在房中間，咪架前高歌，旁邊有幾個人附和。他們點的歌大致上都聽過，但我沒有興致為唱歌的人附和，更沒有才能和勇氣在眾人面前唱歌。

有一班人坐在房間的後邊玩派對遊戲。他們已經換了幾個遊戲，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，輸了的懲罰總是乾一杯啤酒。本身我已經承受不了啤酒花的味道，更何況我對那些遊戲感到厭倦，甚至有些厭惡，所以也沒有參與其中。

令我感到新奇的事房間的角落有一部雜錦遊戲機。我一直以為《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》中的街機場面是劇情需要。有幾個人輪流在遊戲中廝殺，不說還以為他們是為了街機而來K房。那類型遊戲我也略有研究，但比起在K房中廝殺，我更享受在家中自己研究的樂趣。

我很努力在K房中尋找自己的容身之所，但努力過後卻只有格格不入的感覺。我隨便編了一個他們不能拒絕的藉口，就離開了。

走出了大廈，看到街燈的我才鬆一口氣。一整天的工作加上慶功宴讓我整個人緊繃著，這個久違的獨處時光竟然令我有些興奮。走在彌敦道上，心裏哼著一首應景的廣東歌，看著在我身邊擦過的人們，心情輕鬆的我在大街上感受到一種愜意，一種只屬於自己的愜意。

走到有點渴時，就行進便利店。望著琳琅滿目的雪櫃，一時想不到想要喝什麼。最後我決定買很久沒喝過的汽水，汽泡經過喉嚨的感覺始終有些不舒服，卻不如啤酒的汽泡般難受。看來汽水比起啤酒更識合我。

不願離開的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，想著一些不著邊際的事情，由想食三文魚想到鯨魚也是魚，街貓到想有一隻會說話的倉鼠。沒有被規限的思想讓靈感在我腦海中乍現，我不但沒有拒絕，反而讓思緒自由流動。我沉浸在一個人腦海雲遊的時光，直至要趕尾班車的時間，我才踏上歸家的路途。

作詞：林家謙
作曲：林家謙
編曲：林家謙
監製：林家謙

不如不見

為了趕上今天的同學聚會，我特意選了一程折磨自己的航班。抵達香港，時間將會是下午，然而當天晚上便是聚會了。我唯有捱著昨夜熬夜的睡意去到倫敦機場，希望可以在機上睡個好覺。

最後，我在兩程飛機上也沒有睡到，我睜著眼看著座位的螢幕，電影一套接一套的播著。即時電影再無聊也好，我也一一看完，但電影的劇情進入不到腦中，因為我根本心不在弦。

我爸媽很希望我可以在外地讀書，因為他們不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。在這個點上我是同意他們的，另一方面，海外留學意味著要放下香港的人和事。有一個人我始終放不下 - 和我拍了三年拖的男朋友。一段戀情來說，三年不算很長，但我們也一起經歷了半個中學的時光。經過心思熟慮後，我決定在他知道我要到外國留學之前單方面向他提出分手。我明白分手對他的傷害會很大，但比起他無限期的等著我，讓他去尋找合適的另一半對他更好。到了外國，投入了校園生活，適應了繁忙的留學生活以後，便發現放下一個人、忘記一個人其實不太難。

但比起這段往事，我認為飛機的噪音和氣壓才是我睡不著的主要原因。總而言之，我拖著疲倦的身軀抵港，趕回家中放下行李，梳洗，為聚會作準備。

我知道他會出席今天的同學聚會，他也知道我會出席。我很想知道他懷著怎樣的心情準備面對我，很想參考他的答案。也許擺出自己成熟的一面會讓他驚訝，但成熟的一面才是最好的方法讓他知道，我，過得很好。

到最後，我的擔心是多餘的。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對話。我們只顧與不同圈子的人暢談中學的時光、苦訴生活的煩惱，就已經過了一餐飯。我們也有自覺，不主動與對方搭話，自然我們連見面寒暄的機會也談不上。晚飯過後，我實在不習慣一直與別人社交，便暫時離席，在露台上點起一支煙，看著街景，享受一支煙的個人時光。

抽了幾口，背後傳來開門聲。我回頭一望，竟然是他。在這個情況下相見，完全沒有逃避的空間，唯有硬著頭皮面對。他玩弄著他的煙盒，慢慢的走到我的旁邊，然後在煙盒中抽出一支煙，叼著，然後開始尋找本應在他身上的打火機。然而他找不著打火機，他拍拍我的膊頭，向我借火。

「可以借個火嗎？」

我拿出打火機，一手點起火種，另外一隻手護著火苗，燃點起他叼著的煙。

「謝謝。」

他的聲音是如此的熟悉，又如此的陌生。他的聲音、語調、甚至頻率我也認得，就與我記得的一模一樣。不過聲音中滄桑、歷練的感覺令我覺得他十分陌生，就像剛認識他般。我聽得出這幾年他真的變了很多，甚至已經不能在他身上找回當初中學的稚嫩，只能憑一些不太會變的東西去辨認面前的他。

我們各自抽了幾口煙，雖然我喜歡寧靜的抽煙時間，但今天的寧靜有一點尷尬。當我正要開口問他一些無聊問題時，他好像與我有著同樣的想法，與我打開話匣子。

「你幾時開始吸煙？」

我很想回答他是和你分開以後，就染上煙癮。話到嘴邊卻說不出來，改口說些心裏更舒服的答案。

「就在外國讀書壓力大，便學會了吸煙解壓。你呢？」

「和你分開以後。」

他的回答乾脆得像代替別人回答，利落得令我再沒有任何遐想。我們沒有把話題延續下去，免得落入尷尬的情景。我們默默的抽著煙，填補我們之間的沉默只有街上的人聲、車聲、和背後派對的聲音。時間慢慢的過去，我手上的煙也抽完。當我弄熄手上燒完的煙，準備要回去座位時，他突然拍我膊頭。

「抽煙傷身，不要抽那麼多。」

一個突如其來的關心令我不知道如何回應，我愣了一愣，才想到如何回答他。

「你也是。」

聚會過後，我一直回想起與他之間短暫的對話。一直想跟他見面，很想知道他近況，希望他的生活沒有我之後過得很好，但見面才發現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話題。他沒有印象中般健談，我們並沒有一起訴說當年美好的時光，也沒有故意數落對方。四年沒見的我們只剩下不再回憶的往事，而感情早已悄然逝去。比起見面之後認清這個平淡卻有點可悲的事實，我想著，倒不如一直不見，讓我對他的印象停留在美好的幻想中。不知道他會否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呢？既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答案，我唯有拿出一支煙，點煙，享受一支煙的時光。